

蕭

陽

文

獻

葉陳林陳傳第十九

葉賓系出吳都尉雄由丹陽徙閩因家仙遊之北岩
繼遷古瀨賓景德二年進士宋初縣之登第者自賓
始知南安縣民有訴盜截牛舌者賓陽叱去陰令屠
之果有告私屠牛者賓謂之曰截牛舌者汝也訊之
伏罪官至都官員外郎南劔州通判從子確元豐八
年進士時鄉人蔡京當國確與朱宗皆其內姻知其
必敗未嘗一詣其門後欲除確蘇州守令人約一見
然後上請確脩然掛冠以去未幾京果敗終河北提
舉確曾孫立志字仲憲淳熙十二年進士調南安縣

尉縣有死獄檄往驗視一屍無首人皆難之立志焚香告天夜設榻屍側夢神人曰死者之首投於溪北殺之者已遁於潮之小江矣明發急詣溪北尋之果獲移文至小江捕之見一人磨刃江側捕者詰之曰汝非南安殺人者乎其人驚怖刃墮地於是就擒一鞫即服人稱其神改知上饒縣有廉聲官至惠州通

判子衮奉議郎通判泉州

出方志

陳闡字伯通皇祐元年登進士第歷武平縣令洞僚販鹽挾刃久為民患闡立斥埃訓丁壯境內晏然知廣德縣縣舊多滯訟闡與民面議可否立決辟監建

州豐國監時庾恩囑聚閩嶺一路騷然安撫司檄閩
經畫其置水口倉立鎮港均定八州鹽估以弭寇攘
皆自闡發之在任六年歲課增三十六萬緡未嘗自
言知建州歲饑境內有競糶者令疑為盜以狀白于
州者數十聞曰一日之聚至數百人此何盜而遽如
許邪不過以饑故爭食耳已而推驗果然遂檄縣杖
而釋之促令出粟賑貸衆遂復業知萊州邵人德之
相與繪像立祠累贈金紫光祿大夫

出方志

林正字明輔藻七世孫也本莆田人高祖文煥太子
校書曾祖儻協律郎父茂宗為都官葉賓招致師席

遂家于僊遊之石碑正以大觀四年釋褐及第歷廣西提刑先是陳感稔惡高雷間搔擾泐海諸郡正親至海上招諭感聞正至果出迎遂盡散其脅從者數千人親押首領數十人歸于桂林及奏功自屬官使臣以下各遷官正獨不肯受賞遂除廣東轉運副使移兩浙運判累遷左司郎卒于一飛一鳴皆以父蔭補官一鳴字聞卿累遷樞密檢詳諸司文字尋以煩言去國與林彖為忘年交講論倡酬略無干進意後梁克家當國起一鳴知南雄州以母老丐祠未幾丁母憂服闋知惠州請發常平倉賑糶饑民奏罷賣口食

塩淹造塩鈔紙官酷為民病者十數事又為文諭民
九學種麥墾荒田脩陂塘去喪樂禁殺牛等事居民
有殺牛者方揮刃間牛掣斷繫索奔至廳下若有所
訴見者驚異一鳴命飼其牛為治屠者人以為仁化
所及官滿之日惟存書數擔而已改知常德府卒官
至朝請大夫姪一枝一鶚初正既官其二子及致仕
恩則以叔氏二子皆白衣遂奏補人高其義一枝後
官至朝奉郎潭州僉判一鶚字雲卿第紹興二十一
年進士父歿哀經廬墓三年知南豐縣頌聲載道朝
廷聞其治行擢審計院出通判江州官至朝奉郎孫

澧字同叔一鳴子也為建州幕職以廉勤自持朱文公喜其操行刮目待之書問往復相期甚厚知崇安縣清靜不擾士民為之立祠姪孫渙一鷄子也知都

昌縣

出方志
等考

陳可大字齊賢父汝器性友悌貲產盡遜其兄家居積善一夕飛錢滿其家汝器與妻朱氏焚香祝曰願一子光顯門戶錢乞減其半可大其季子也後果以政和二年登進士第再調泉州工曹兼右推時龍巖解上死罪強盜七人可大明其非辜得不死知長樂縣大脩陂塘縣人立碑紀其德後知肇慶府民不忍

欺相與繪其像祠之歸囊無餘貲惟衣衾書籍而已
始僊遊縣學自宣和以來頽圯殆盡可大率族黨卓
金新之且以其餘貲買田為後日葺治之計又於縣
南溪流所會之地造僊溪橋以家貲為里人倡且丐
祠祿以畢其事至今利之積官至朝散大夫累贈中
大夫子伯玉仲珪皆以父蔭補官伯玉承議郎邕州
通判仲珪朝奉郎漳州通判姪孫堯道登端平二年
進士第奉議郎國子監丞

出方志
等書

葉陳林陳傳第十九

張許郭許陳黃洪朱陳傳第二十

張式字景則僊遊縣人天聖五年登進士第詞將樂縣簿縣有銀冶坐歲課不足繫者常數百人式籍其人使貧富財力相兼亡者釋之課更以羨呂許公夷簡罷相以許州觀察推官辟之尋擇河北吏當道者舉式知洺州又以選知虔州三司市舶納十餘萬疋非經數拒而弗市復知濠壽二州

山何志

許稹兄程與從子章同登慶曆二年進士第終尋州司戶叅軍稹第景祐五年進士歷都官郎中通判德州仁宗朝舉天下廉吏凡四十九人稹其一也除監

察御史未造朝而卒該致仕恩國初凡該致仕者差
官未到不敢歛子巽曰人子不能自致功名希致仕
恩以累亡者可乎鄉人賢之積三子巽賁巽孫堯夫
堯臣皆相繼登第章字潛道歷官知建州除屯田郎
中為政能治煩劇而不問苛細所至有聲由筮仕至

郎位薦之者凡五十二人官終朝奉郎

出何志
等書

郭琪慶曆二年登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歷官兵
部郎中有貴戚曾姓者奪民田累政不敢決琪判歸
之民竟為其所陷而死蔡襄以詩哭之有如山判筆
心常壯為國忠魂勢莫驚之句復銘其墓姪孫峽紹

興十二年進士調廣州司戶禦賊死之從玄孫子
字景行以大學舍選開禧元年進士授肇慶府教授
時郡守事掎欵子力從容以言箴之守感悟且剡薦
于朝再調惠州教授校文程江監試欲私其所親以
賄囑子力正色却之其人忿恨置毒于酒子力夜夢
神人為條其腸其毒卒不行官至漳州通判卒邑人

王適銘其墓

出方志
等書

許懋字敏修慶曆六年登進士第元豐中為兩浙轉
運副使衢民坐私釀繫獄久不決懋至為明其寃悉
出之民感泣競詣佛寺飯僧祝壽時甘露降于州人

謂德政所感作甘露頌

出方志等書

同邑有鄭少連字儀

魯少力學能文累舉不第嘉祐二年特奏名調劔浦主簿歷攝五縣民畏服之改許州判官以老乞致仕

有詩學

出卷

陳大下字仲循父公言皇祐元年進士邵武司法叅軍知上虞長樂二縣大下第治平四年進士歷宜興尉武平令汀州錄叅知江寧縣以廉潔稱嘗與章惇有舊及惇當國屢招以書竟不往以明堂恩得封二親拜且泣曰吾不能與時俯仰罷勉仕宦者正為吾親耳今恩封既及可以休矣遂致仕時年五十六友

人游酢贈詩其略曰即今年纔五十餘脫去籍級弊
屣如聖時搜選動空谷策足要路爭先趨廟堂故人
握重柄僵者可植瘦可腴惓惓風義數寄語掉頭不
顧耳如愚贈太中大夫三子安仁元祐六年進士官
至江寧府法曹性仁大觀三年進士官至奉議郎知
南城縣顯仁遷居莆田紹聖元年登第調古田縣尉
大臣有知顯仁者以其文行可領袖諸儒遂除教授
嘉禾士多成就累遷朝請大夫攝宗正少卿初大卜
著萬言書未及上而終至是顯仁上其書不報屢乞
外補宣和九年以直秘閣知潭州官至朝議大夫

出雜

方志
等書

黃沔字朝宗其先莆田人唐季有曰巨源者始遷于僊
遊從父顯字景儒登紹聖元年進士不求榮進太宰
余深於榻前特薦之改秩歷提舉廣南西路學事知
儋州凡四考官至朝請大夫沔元符三年登進士第
徽宗竒其才嘗以江南豪士稱之官至朝請大夫秘

閣脩撰

雜出何
志等書

洪天賦字亡從祖中元祐六年進士歷國子司業甫
中年勇退天賦幼敏悟通六經應童子科入太學寶
慶二年登進士第歷知陽江古田連江三縣通判循

州居官所至聽民之訟不施鞭朴諄諄然諭以理道

民胥向化以循良見稱

出德志

從弟處厚其初補大學

內舍以父範廢調鬱林州推官時欽州守倖互相詆

訾曷且獄禁勘連年不決干證一百七十餘人處厚司

其獄審訊明允悉得其情盡釋之憲使大喜再任漳

浦縣尉弟處寔淳熙二年特科孫葉以舍選登紹定

二年進士第

出德志

朱泳字子游紱之族孫也登乾道八年第調連江尉

以捕盜改秩知海陽縣代者以月解虧減拘番於州

泳篤交承誼出私橐代償之為政優撫字而拙催科

人感其德賦不勞而辦尋除福建運管董試漕關當
路囑私其子沫正色拒之竟被其捃拾卒於官士類
悲慨姪首諒穎之聯中特科首諒調龍巖縣簿汀寇
衝突長官巡尉棄縣去招捕使陳禕喜首諒守職悉
以縣事委之首諒感禕知己身率士卒督戰益擒賊
黨縣賴以全禕上其績首諒無意榮進力丐祠歸穎
之歷知香山縣以通直郎賜緋致仕

陳夢烈紹熙元年登進士第調連江尉海寇犯境親
登賊舟捕之以功擢知尤溪縣縣之財計取辦於商
蓋乃家給一牌寬立限期俾自輸納民以為便授兩

浙運管漕使薦于朝除知建昌軍陞辭言州郡兵財

利害玉音垂問奏對如響卒于官民甚惜之

出隱
錄志

陳珙字子重以太學內舍登嘉定元年進士第歷復
州教授永春丞時稱提楮幣郡守真德秀檄珙行之
區處有方人賴以無擾德秀愛之俾入郡幙後試教
官科擢首選授西外睦宗院教授尋知永春縣屬庚
寅汀寇焚蕩之後究心民瘼初朝旨蠲租州縣以支
吾窘迫不克奉行珙搏節月會杜苞苴直之費為錢八
千緡以補之民不知其賜遷兩浙路運管卒

出隱
錄志

張許郭許陳黃洪朱陳傳第二十

方林陳黃董傳第二十一

方次彭字公述興化縣人偕之族孫也父泳叔父洞俱以詩賦名天禧間創義齋于虎蹲岡以來四方學者沫再領鄉書洞三魁鄉貢次彭年十二喪父哀毀如成人悉以先疇付其兄乃率二弟次臯次夔刻苦力學皇祐元年兄弟三人同預鄉薦次彭登進士第調劍浦福清主簿遷合州叅軍每與州將論辨疑獄雖屢見折而氣不可奪改知長樂縣縣濱江有渡舟人嗜利重載多覆溺者次彭始置官舟限以人數自是無患移知望江縣時有為盜所殺者尉捕其隣人

鞠之獄且具次彭謂事起無情命釋之尉力爭不已旬日果獲真盜改著作佐郎知海陵縣歲大饑次彭悉心賑貸所活甚衆權知惠州移梅州首興學校躬教導之梅人始知學登第者相繼秩滿士民乞番再任凡六年兩被褒詔元祐初上章致仕嘗賦詩曰自顧衰齡七十餘腰間方爾佩金魚行囊羞澁知何有床上兩封天子書次臯元豐二年特科次夔熙寧三年進士次彭子醇道知南劍州以清儉自持孫畢紹興十二年特科潮州推官鄭夾漈稱其文高於天下行高於鄉閭紹興十八年進士知海豐縣歷官傳

入悉以調族黨之貧及女之不能嫁者嘗買婢得少

所從師之女育之如已出擇名族嫁之

出方志

公衮字汝補次彭從弟也元豐初用薦者以布衣上殿條奏十事曰教太子舉實才獎清吏擢恬退禁鼓鑄嚴茶商恤民困寬州縣減丁錢益戶口神宗嘉納命以官為潮州教授復登元豐二年進士擢諸王宮教授與韓魏公相從最密魏公語曾公亮曰方公衮論事剴切正而不阿立已公忠清而不撓豈多得哉公衮嘗錄韓言行曰魏公遺事年未五十卒

出方志

亞夫字幾仲公衮從子也三舉禮部再擢第一博士

林自謂幾仲文章警拔源流賈馬觀所著述隱然有
諷諫意大觀三年有司復以八行舉遂以甲科賜第
與從祖彥回同榜官終平江府教授子宋賓重和元
年進士官至縣丞彥回之孫監號需軒嘉定十三年
進士潯州教授有集五卷王邁劉克莊每推敬之起
萃起學皆中特科從孫雷震亦繼登第

出方志

林迪字吉夫少讀書于香山陳聘君易與為忘年交
稍長兼通六經工辭賦再舉于鄉遂入太學登上舍
優等第紹聖元年進士授福州左司理古田縣上劫
盜五人迪曰此以年荒竊食法不當死縣吏文致其

罪耳既而獄具帥疑焉再上再卻迪持愈堅帥竟從之
差知龍溪縣平易近民有古循吏風縣人詣臺府
願番因任九年丞相蔡京林出也嘗欲因是內交於
迪迪以非同族拒之歸自龍溪縣請祠建炎中朝廷
舉遺才迪與秘監李朴列在文學之科年七十有六
卒迪操履端方甚為鄉人所推重鄭夾深與魏承書
曰向見宇文樞密言吉夫耆老碩德在崇觀間仕不
躡進所在以治效稱達夜窮年卷不釋手與人言終
日不及世事居此邑者累年曾不請托門寒官冷晏
如也又與詹令書稱其風流灑落器識過人隱然揮

洒之文而不示人以穎令亦每言吉夫乃吾平昔師事者也凡著詩文百餘卷又詠唐史別為一編皆寓褒貶之意自為叙以示子孫云

出方志等書

陳惟剛字公執一字毅老其先光州固始人唐五代之際入閩遂居于興化縣之谷目山惟剛少補太學生弱冠由舍選第崇寧二年進士知須城縣燕薊之役與有勞績後提舉鼎澧路弓弩手逆賊鍾相擁眾萬餘攻辰州惟剛率眾鏖戰掩捕無遺官至朝散大夫卒惟剛性喜賦詠所著有燕山集

出方志

師立字可權惟剛從弟也天資穎悟元祐中西塘鄭

俠見而器之長游京師章貢李朴文行高峻非其人
不及其門師立師事之第崇寧五年進士嘗知連江
縣有妖僧自言其前知人爭趨之師立曰我為邑長
奈何縱左道以惑衆耶僧聞之亟遁去遷順昌縣在
官四考民愛其政師立入仕十五年猶在選調嘗獲
劫盜十有七人因愀然曰民貧為盜豈其本心忍速
其死而優吾秩耶乃緩其獄會赦得減死逮炎中遷
知官告院未幾請老自號宜僊翁師立於文無所不
工有集藏於家五子皆仕而昭度知名

出游
汗志

昭度字元矩少穎異不群年十九擢紹興五年進士

第為尤溪主簿部使者移檄令据撫屬吏細過昭度
憮然不悅曰吾其恐為是耶乃拂衣去閒居以讀書
著文為樂十餘年不調自號西軒子鄉大夫林迪與
為忘年交艾軒林光朝正字劉夙方者著作劉朔皆
嘗至其家登堂拜母誼均兄弟既而教授藤州藤去
中州絕遠俗尚庠陋昭度至勵以致知謹獨之學繇
是士競於學知所指歸改奉議郎知福州長樂縣未
上而卒昭度淵源濂洛之學有所造詣為文得古法
簡嚴閑淡理致深遠艾軒志其墓謂其學不緣師授
視橫渠為同時獨曉者君子不以其言為過云

清選字道山惟剛從子也博學善持論為詩文有清
壯秀傑之氣入太學為上舍生未廷對而卒孫詔翁

巖翁槐翁竝中童子科

出許洋志

黃鐘字器之自號定齋居士唐忠義司徒碣之後評
事寵之孫也父脩宣教郎知韶州翁源縣樂可巖山
水之勝遂家焉鐘從舅氏陳昭度學得濂洛淵源議
論一出於正擢乾道五年進士第調德化縣尉遲次
間居里之人率從之游日相與稽經訂史所以啓迪
之者甚至性喜著述每出必以筆視典籍自隨繇三
皇至五代皆作紀傳曰史要又選集唐宋諸公文粹

曰唐宋類文其他著述尤多所作詩文神閑思遠有
超然自得意其詩尤為元樞鄭僑所稱賞晚歲頗究
心內典又作傳燈節錄鐘平生於逢迎請謁泊然不
經意德化秩滿調漳州錄事叅軍以歸丁內艱卒

洋志

董公偃字安義博物洽聞操行純正大觀中轉運陳
覺民表奏以八行舉大司成考行如章未及官卒公
偃嘗作靜和軒於家鄉大堯林迪詩曰寂、峯巒千
古意溶溶花木一家春聘君陳易遊石所題于軒壁
曰酒吸陽春入肺腸茶罷清風生肘腋安知石所洞

中人不是武陵溪上客觀此蓋不俟身履其地目擊
其人而其高風雅韻已宛然在眉睫間矣

志備

方林陳黃董傳第二十一

薛陳林吳鄭謝傳第二十二

薛利和字天益興化縣人祖鸞登宋太平興國伍年
進士時軍治在興化縣而郡人登第寔自鸞始官至
殿中丞利和第寶元元年進士歷知春潮韶三州累
遷屯田員外郎熙寧二年王安石議榷茶欲擢利和
提舉廣東茶事利和作詩謝之曰一路生靈陟頓貧
廟堂康濟豈無人君侯若問茶租法請把茶租乞與
民遂就常調通判廣州茶法卒不行卒贈金紫光祿
大夫子五人皆由蔭補官孫倬字孝廣為大學生獨
心非王氏新經困躓二十餘年終不肯作新進士語

金虜犯闕生徒解散，正色昌言曰：「諸君平時蒙被教育，今捨此將安之？」耶從倭晉者僅三人。建炎二年，從高宗幸維揚，以恩旨免舉擢第。自大理司直遷為丞，以獄空被璽書褒諭。出知興國軍，終朝奉郎。從曾孫璿，字卓然，該貫群書，文章雄偉。如二鄭謂鄭厚并弟樵第。紹興十八年進士，終永福主簿。嘗著邊防十論及考古集。珩，字景行，少與弟璿力學，相為師友。既而聯鄉薦。珩紹興十二年進士，歷廣東湖北路檢法官。疑鼎州鞠盜華五等，非辜與憲臺爭不合，欲投劾去。未幾果獲真盜，憲臺交薦之。凡四為法官，平反者百餘人。

璆字景徐乾道二年特科出身監廣州西南道場有
鬻私鹽至陸萬斤者吏捕以告法當得賞璆嘆曰刑
數十人易一京官吾不忍為遂諭吏以十之一聞官
餘悉投水中皆得輕坐終南恩州推官

雜出何志等書

季良字傳叟行之曾孫廣東運判元肅之孫也以祖
澤補官調廣州左司理番禺民愬女為崔主彭選夫
婦所戕獄具府檄季良審鞫季良密使人廉之得六
於舊主家權鋒軍叛叩城帥臣曾治鳳逃崔與之委
季良招諭事平以勞績免磨勘歷知閩南安二縣通
判漳州所至有聲績帥漕交薦召赴都堂審察輪對

乞脩實德實政以回天意求天命除登聞檢鼓院奏
言檢院乃肺石路鼓遺意今民庶以為嘗試州縣視
為具文臣謂凡進狀宜索案予決虛者反坐遷司農
寺丞丐外知潮州慨郡計窘乏專以廉儉節縮為事
鹽使疑潮鹽有遺利欲增筴季良抗論寢其議嘗自
扁其居曰廉村所著詩文號千林說葉出備志

陳鑄字師回第天聖五年進士康定初知南雄州秩
滿以母老不復請郡求通判福州以便親一時名卿
大夫皆作歌詩以重其行蔡忠惠為序謂足以勸夫
為人子者鑄至福州廣其守延良師增腴田以教育

後進而文風遂盛忠惠復紀其事再通判陳州會
水患悉力拯援全活者甚衆部使者上其勞朝廷嘉
之歷知潮州登州以恤刑被勅書獎諭官至朝散大

夫守光祿卿開國伯卒葬宣州

節此方志筆書

林成材字擇之父國輔以諸科為將作監主簿成材
早入太學以文行名第元祐六年進士擢國子博士
歷祠部吏部員外郎轉國子司業學校之法多建明
歷知明濟汝三州卒

出備志

吳鈺字仲玉少游鄉校巖然有俊聲淳熙十四年特
科出身尉南海縣以捕盜應格改承務郎知龍巖縣

節浮費以益學廩。郡僚有建議增諸邑轉輸者，珏力
爭罷之。會有詔造戰艦，州下取材，珏拒以非故例，不
獲免，則高其直以市，不以擾民。簽書寧國軍節度判
官有嫠婦無子，或以戶絕告將歿，入其貲。珏曰：利毫
末以絕人將墜之緒，仁者不為也。請聽其立嗣。通判
漳州未行而終。珏天性孝友，勇於為善。其官龍巖時，
奉兄以行事之曲盡其謹。鄉人梁林店溪，珏曰：是雖
非吾往來所經，然利己利人無間也。助錢十萬，縣人
由進士特恩官至丞。郡者惟林允與珏人以為榮。

鄭廷芬字國華早以詞藝試漕臺第一遊上庠月書
季考率在高第升上舍生詔賜進士出身廷芬願就
廷對登大觀三年第自太學博士提舉漳州路常平
加直秘閣歷成都路轉運副使卒于官廷芬為文華
瞻雅正自成一家有易索隱等書藏于家

出洪
手志

謝洪字範卿父穆個儻有大志嘗市書區越建經史
閣藏之列盡漢晉間隱君子自圖形其間號盤軒主
人力學教子人目之為書筭洪聰悟絕人自其童壯
時已有文名鰲軒嘗以事忤縣令洪亟走救之令指
庭中梅謂曰能賦此乎洪操筆立就詩云朔吹颼颼

著古梅寒枝冷落俟春回可憐雪萼無人問乞借陽
和早放開令異之後擢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主海鹽
縣簿時督賦吏多取於民曰鈔頭錢洪亟除之調信
州未豐縣丞時林枏為守以莊厲臨僚屬獨引洪到
幕下一旦偶有所不樂遂浩然引歸乃廢徐寅人主
幾何賦以見志有文集藏于家

山行
詳志

薛陳林吳鄭謝傳第二十二

莆陽文獻列傳

陳俊卿傳第二十三

陳俊卿字應求幼莊重不妄言笑父死執喪如成人
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秩
滿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已以爲南外睦宗院教授尋
添差通判南劔州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
時爲普安郡王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著
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王好鞠戲因誦
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監察御史殿
中侍御史首言人主以無聽爲美存心必本於至公

人臣以不欺爲忠論事必達於大體御下之道恩威並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紀綱正而號令行矣遂劾韓仲通本以獄事附秦檜寃陷無辜檜黨盡逐而仲通獨全劉寶總戎京口恣掎剋且拒命不分戍二人遂抵罪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時災異數見金人侵軼之勢已成俊卿乃疏言張浚忠蓋因請對力言之上始悟數日以浚守建康又言內侍張去爲陰阻用兵且陳避敵計搖成算請按軍法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矣除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

西水軍李實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主雍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我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爲實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強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略者爲叅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言爲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願留聖意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閩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以本職充江淮宣府判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

吳璘孤軍深入虜悉衆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
勢已急蓋分遣舟師直搗山東彼必選師自救則璘
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之功
也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至奏陳十事
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
杜邪枉之門裁任子之恩限改官之數蠲無名之賦
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叅贊軍事張
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爲未可會謀報敵聚糧邊
地諸將以爲秋必至宜先其未動舉兵浚乃請于朝
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浚退保揚州主和議者

幸其敗橫議搖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
兩秩諫臣尹穡附思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
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效降
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
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
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
浚自效疏再上上悟即令浚都督且召為相卒為恩
退穡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罪以寶文閣待
制知泉州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思退既竄太學諸
生伏闕下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因極

論朋黨之弊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材當以氣節為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為叅政窺相位甚急館閣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密告俊卿已即相當引共政翼日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與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憾之知建寧府逾年授吏部尚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將游獵白石俊卿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力以為戒上喜曰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朕在藩邸知卿為忠臣俊卿拜謝受詔館金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覲龍

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
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納謁亦謝不接洪
邁白俊卿人言鄭閏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詰所
從邁以淵覲告具以邁語質於上上曰朕曷嘗謀及
此輩必竊聽得之有旨出淵覲中外稱快金移文邊
吏取前所俘俊卿請報以誓書云俘虜叛亡是兩事
俘虜發已多叛亡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
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為言恐壞和議使兩境民不
安或至交兵則屈直勝負有在矣鎮江軍帥戚方刻
削軍士俊卿奏內臣中有主方者當併懲之即詔罷

方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賊狀十一月當郊而雷上內出手詔戒飭大臣葉顥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鑪將召冶工即禁中鍛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為有謀所窺從官梁克家莫濟俱求補外俊卿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於是劾奏洪邁姦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滅福建盜鈔罷江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計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憐曾覲欲召之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

指揮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俊卿言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與琪事會揚州奏琪傳旨增築城已訖事俊卿請於上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若詐傳上旨非小故因奏言人主萬機豈能盡防閑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不爲琪削秩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內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諭臣曰禁中取一飯一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

大如三衙發兵戶部取財豈爲官禁細微事臣等備
數出納陛下命令耳凡奏審欲取決陛下非臣等欲
專之且非新條申舊制耳已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
人以疑似激聖怒上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同
知樞密院事劉珙進對爭辯激切忤旨既退手詔除
珙端明殿學士奉外祠俊卿卽藏去密具奏前日奏
札臣實草定以爲有罪臣當先罷珙之除命未敢奉
詔陛下即位以來納諍諍體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以
小事獲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上
色悔久之命珙帥江西俊卿退自劾上手札留之且

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魚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爲已任
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庶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
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
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
才堪將相五年正月上召允文爲樞密使至則以爲
右相俊卿爲左相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寢爲請俊
卿面陳復手疏以爲未可上御弧矢絃激致目眚六
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
籍皆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虧損聖德陛下憂勤

恭儉清靜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絕顧於
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
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
信義則英聲義烈不越尊俎固已震懾敵人於萬里
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
靈之休戚係焉願以今日之事永為後戒曾覲官滿
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管上曰覲意似不欲為
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論甚愜願損私恩
伸公義靚快快而去樞密承旨張說為親戚求官憚
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於允文得之俊卿聞勅已出

語吏留之說皇恐來謝允文亦愧猶為之請俊卿竟
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
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為執政上初然之
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向允文而俊卿亦數
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札諭俊卿俊卿
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
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俟一二年間吾之
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即杜門請去
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川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
政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既去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

領曾觀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功進秩轉運判官陳峴建議改行鈔鹽法俊卿移書宰執極言福建鹽法與淮浙異遂不果行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宮歸第弊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觀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此行之賊吏已經勘結而內批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

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
汴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
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
柝則不敢覲雖時或有請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
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從臺諫多出其門毋敢為
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
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餞浙江亭俊卿去建康十五
年父老喜其再來為政寬簡罷無名之賦時御前多
行白札用左右私人持送俊卿奏非便上手札獎諭
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八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

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七十四方屬疾手書示諸
子云遺表止謝恩勿祈恩澤及功德勿請謚樹碑上
閭嗟悼輟視朝贈太保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賜謚
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
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
正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
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嘗論薦其薨也熹不遠
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出宋史子守定宓俱從朱文
公學守字師中寬弘剛直用蔭補官歷太府寺丞工
部員外郎凡六受郡符三持使節俱以廉靖介持稱

晚爲將作監以卒定字師德蚤秀異年十二三已知
爲己之學林艾軒許與特甚及見文公告以聖賢之
學必自近而易者始定遂反而求之旋以苦思感疾
平生未嘗應舉以父任爲右承奉郎性至孝事父母
曲盡愛敬於昆弟尤友愛卒年二十五文公銘其墓

雜出大
全等書

宓字師復號復齋少登文公門長從黃榦遊以父任
歷泉州南安塩稅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
時無敢慷慨盡言者宓上封事言宮中宴飲或至無
節非時賜與爲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嬪御不廢於此

鮮邊事方殷而積反資於妄用此宮闈儀刑有未
正也大臣所用非親即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
慎默之士都司樞掾無非親暱貪吏靡不得志庶士
勳昭然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益變易楮幣稱
提安邊所創立固執已見勳夫人心敗軍之將躡躡
殿巖庸鄙之夫久尹京兆宿將有守城之功以小過
而貶三衙無汗馬之勞托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
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內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
伏面慢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
牙獻遺至是為之罷却尋遷軍器監簿九年轉對言

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
直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奉身雖儉而財用未
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相蒙務為欺蔽
臣奏囊封有懷畢吐陛下付近臣差擇是有意於行
其言也而有司惟取專攻上躬與移咎牧守之章騰
播中外以答觀聽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此其可
畏猶或諱晦以早禾為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抑又
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施設浸異厥初
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遂諫官言事稍直則以
他職徙忠憤者指為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

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人之遷是
嘗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嘗援古
事以文邇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
疾宿賊以巧請而牽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
則舉措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堂諫
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通最關
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爭冀裨廟算獨於
言責不出一辭擊殺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誰何州縣
之間罪僅毫髮撫以塞責大臣所欲為之事則遂之
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

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誚豈祖宗設官之
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三者橫括所係願
陛下幡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宜
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指陳故事視前疏尤剴切
焉竊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
詣史彌遠別彌遠曰子言甚切當第愚昧不能行殊
有愧耳至官歲大侵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群集
宓就役之築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計
論改知南劔州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
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穀藥餌戶給之創延平書院悉

傲白鹿洞之規改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
聞理宗卽位遂請致仕寶慶二年除提點廣東刑獄
章復三上迄不就除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宓拜祠命
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宓為請
而沒已闕月矣初宓之在朝也寺丞丁焞往使金宓
嘆曰世讎未復何以好為餞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
之語復數年聞關外不靖以書抵焞曰蜀口去關外
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賄
道不絕之故耶焞服其言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
為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

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
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
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必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
不及俟聖化之更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為臣者
帝為感動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有論語註義問荅等
書并文集藏于家

宋史
本傳從孫均

均字平甫不溺貴習力學好古足不上書室口不及
世事雖預薦書肄業太學及以累舉恩當大對不屑
就嘗叅稽宋史及司馬氏稽古錄徐氏國紀李氏續
通鑑長編諸書用朱文公通鑑綱目義例輯成宋編

年舉要備要二書舉要猶綱也備要猶目也起太祖
建隆庚申迄寧宗嘉定甲申凡數十卷端平初有言
于朝者下福州取其書勅賜迪功郎不受所居容膝
妻啼兒號處之泰然郡守楊棟時枉顧諮問帥王居
安延請至閨甚禮過之年七十餘卒鄭性之題其墓
曰篤行君子鈍齋陳公之墓

事

陳俊卿傳第二十三

葉顥傳第二十四

葉顥字子昂賓之玄孫也登紹興二年進士第調南海縣主簿攝尉盜發州檄巡尉同捕巡檢獲盜十餘人歸其勞於顥顥曰掠美欺君倖賞三者皆罪不忍爲也帥曾開大喜之知貴溪縣時詔行經界郡議以上中下三等定田稅顥請分為九等守從之令信之六邑以貴溪為式知上虞縣凡繇役令民自推貨力甲乙不以付吏民欣然皆以實應催租各書其數與民約使自持戶租至庭親視其入咸便之帥曹泳令今歲夏租先期送什之八顥請少紓其期泳怒及麥

大熟民輸租反為諸邑最凍大喜許薦于朝顓固辭
賀允中薦顓端方靜退遂召見顓論國讎未復中原
之民日企鑾輿之返其語剴切高宗嘉納除將作監
簿知處州青田令陳光獻羨餘百萬顓以所獻克所
賦湯思退之兄居處州家奴屠酤犯禁一繩以法思
退不悅屬常州逋緡錢四十萬守坐免移顓知常州
金犯邊高宗親師建康道毗陵顓賜對舟次因言恢
復莫先於將相故相張浚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
下也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臣謂天
下危亦在注意相蓋非蕭何無以知韓信也臣聞道

亮死虜之諸將統二三十萬人馬北歸帖然而無異
變是虜將未可輕也今日爭言進取更在陛下審之
上曰卿言極是顯初至郡無旬月儲米及一年餘緡
錢二十萬或勸獻羨餘顯曰名羨餘非重征則橫斂
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心實恥之召為尚書郎除
右司孝宗即位詔求直言顯上疏謂陛下以手足之
至親付州郡之重寄是利一人害一方也時秀王伯
圭為台州故顯及之除吏部侍郎復權尚書顯言典
選一事衣冠清濁之所由出也而吏胥得以操其柄
是使之入銓曹與吏為市出銓曹與民為市可不思

所以革之乎乃與郎官編七司條例為一書上嘉之
令刻板頒示皇兄居廣請以初除儀同應得親屬占
射差遣恩例畀王若純顯爭之曰啓一若純則百若
純至矣僉樞洪适請以已覃恩二官賜高祖父母顯
言追秩高祖禮經所無皆格其請乾道初召對便殿
因問卿當官何以為先對曰真宗皇帝所製文臣七
條盡之矣清庶固臣子之本分臣每以公忠為先上
曰卿無忘此言時上好鞠戲顯奏曰竊聞陛下以萬
乘之尊為鞠擊之戲有如馬驚為之奈何上曰無他
但欲不忘鞍馬爾除端明殿學士拜叅知政事無同

知樞密院事武臣梁俊彥請稅沙田蘆場帝以問顯
對曰沙田乃江濱地田隨沙漲而出沒不常蘆場則
臣未知詳也且辛巳軍興蘆場田租並復今沙田不
勝其擾上曰誠如卿言顯至中書召俊彥切責之曰
汝言利求進萬一爲國生事斬汝不足以塞君位彥
皇恐汗下是日詔沙田蘆場並罷時有上白劄者顯
言事若可行彼胡不顯其名示人以公乞勿行之甫
郡苦輸猶剩米顯因守臣張允蹈之奏乞歲減其半
後盡除之江陰軍判官受賂上曰貪吏朕欲用漢法
誅之顯曰本朝自祖宗以來未嘗殺一士大夫史冊

書之天下以為美事臣願陛下以唐虞三代為法漢
法安足道哉戶部侍郎林安宅請兩淮行鐵錢顯力
持不可安宅不能平及權諫議果論顯之子受宣州
富人周良臣錢百萬得監鎮江大軍倉御史王伯庠
亦論之顯乞下吏辯明乃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
宮上下其事臨安府時王炎知臨安上令炎親鞫置
對無秋毫跡獄奏上以安宅伯庠風聞失實並免所
居官仍貶安宅筠州召顯赴闕入見上勞之曰卿之
清德自是愈光矣除知樞密院事未拜進尚書左僕
射兼樞密使上以安宅向者章疏得之鄭昂欲加責

顥曰大恩未報務脩小怨實非臣事陛下之本心帝曰不念舊惡卿有焉顥遂引薦汪應辰王十朋劉珙陳良翰周操陳之茂王佐王柎芮燁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又與上論自古明君使賢使愚使奸使盜惟去太甚上曰虞有禹臯亦有共驩周有旦奭亦有管蔡惟在用不用耳顥言今在朝雖未有如共驩管蔡然有竊弄陛下威福者臣亦不敢隱時方召見鄭聞啓擬除右史而外已傳播命未下陳俊卿以語顥顥問所從來俊卿云聞之洪邁邁聞之龍大淵顥乃於上前極論大淵曾覩竊弄威福上

曰朕不憚去此輩後有事大於此者卿當極言之是日大淵覲俱被斥中外相慶上以國用未裕詔宰相兼國用使叅政同知國用事顯乃言今日費財養兵為甚兵多則有冗卒虛籍無事則費財有事則不可用雖曰汰之旋即招之欲足國用當嚴於汰緩於招可也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蓋節用則愛人之政自行於其間若欲生財祇費民財爾上曰此至言也殿前軍帥王琪每於上前妄薦人材一日上問顯胡與可用否顯對曰陛下何以識之上曰聞之王琪顯言與可故事諸宦官朝士切齒琪之職將也應薦武臣

何預與可臣不敢奉詔願退速與可至中書令條具
本朝故事何人受將臣薦得何官與可無以對跣蹠
遁去大將戚方剽軍士結宦官上欲窮治願曰方之
罪固不容誅然有主之者上曰陳瑤李宗回其尤也
二人皆責既而御筆籍戚方家財三之二以勞軍願
又言諸將若此者衆恐人皆自疑不若止籍其所白
放散官錢之數則邦刑可伸物情亦安明日上見願
曰卿所議賊方事深得體上又曰建康劉源亦嘗賂
逆將命王朴廉其姦願對曰臣恐廉者甚於姦者乃
止上嘗謂願曰朕思祖宗法度創之甚難壞之甚易

顯由臣見元祐三年進士第一人李常寧廷試策其
首曰天下至太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
之而有餘當時以為名言蓋壞者非一日遽能壞也
人主一念慮之間不以祖宗基業為念則事事不省
馴致敗壞上稱善顯每除吏上必曲加咨訪顯嘗啓
擬王柅左司郎官胡元質右司上曰胡元質固佳士
王柅曉事否顯曰柅極有才及退朝與諸公言上求
治核才如此無不聳懼三年日南至上有事于南郊
雷雨偶作顯引漢故事上印綬乃除左正奉大夫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顯即日出關抵莆一夕就寢忽

覺整衣端坐而薨年六十八以觀文殿學士致仕遺
表聞上追悼久之贈特進累贈少師謚正簡顯為人
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每
言當官不可不明明不可察馭下不可不嚴嚴不可
刻又曰抑強扶弱為政之道然尋事以抑之彼必怨
示機以扶之彼必驕驕且怨如為政何與林師說高
登氣槩相高登嘗上書譏切秦檜檜捕之急顯與同
邸適令逸去登曰不為君累乎顯曰以此獲罪固所
願也與同年林宋弼厚善約以兒女為婚既而宋弼
死家單弱而顯仕寔顯然必踐前約自初仕至宰相

服食童妾田宅不改其舊云

出宋史本傳等書

顥之兄顥政宣間與顥徒步入京師並隸太學博士弟子員金虜入寇朝廷始設武藝謀略科顥平日尚義好謀習騎射至是首中其選授承節郎隨大將劉延慶為京城東北守禦官然是時天下事壞已極金兵攻圍日急顥度其勢必不可支召顥謂曰吾兄弟被義方之訓當勉於忠孝然是不可兩全吾以受命當登陴死戰以盡臣節爾其歸養父母以供子職可也顥曰兄言及此吾亦何憾因相對涕泣而別顥遂登陴力戰死之

出何志

崇字次魏頤之孫也以祖澤授承務郎累遷知邵武
軍陛辭奏事首乞法孝宗上問法孝宗何先崇奏孝
宗二十八年之治不出仁孝勤儉四字崇人物魁偉
奏對詳緩上和顏納之遷太府丞丐外知台州紹定
元年夏大水城幾圯崇冒風雨極力防衛期與城相
存亡而城卒賴以全選委屬僚檢禾蠲放既及分又
增放一分捐公錢遣官糴米浙西以充濟糶民愛之
如父母尋擢浙東提舉明年九月台城陷於水朝廷
以崇得台民之心亟發常平錢米遣崇措置振卹至
即請于朝乞撥紹興府官會五萬貫米二萬石給濟

仍乞放免本州茶鹽酒醋雜稅一年續有旨令崇熹
權州事仍撥降安邊所官會二十萬貫儲倉米七萬
石以助不給至於五縣冬苗夏稅盡數蠲放上供諸
色綱解並與住催乃分遣僚屬選委富公隨鄉莫謂
以活饑餓優用資遺以撫流移既告糴隣郡以濟急
缺復招誘客販以備接續拯救疴羸埋瘞遺屍病患
者施藥治瘵露居者資助蓋造於是重築城堤堅牢
高厚越歲再水莫能衝突台民德之迺相率立二生
祠繪像以祝其壽朝廷嘉之增二秩直寶謨閣魚權
紹興府浙東安撫提刑未幾除本路提刑以金部郎

官召會山陰謀帥廟堂將有啓擬上曰葉崇在浙東甚鎮靜無以易之進直徽猷閣知紹興府充浙東安撫使要地有不相樂者乃屢上祠請改知太平州未幾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以將作監召命下而歿自號萬竹子彥晒歷司農寺丞知邵武軍

出然
志

大有字謙夫顛之從曾孫也以春秋應紹定三年鄉試五年省試皆中第一授英德府教授大新郡學秩滿除國子錄輪對上首以國計諸務為問大有歷歷指陳玉音褒獎累遷秘書郎出通判徽州召赴闕丁外艱服闋歷著作佐郎除正言無侍讀力辭上批摧

卿言職出自朕意益殫忠盡自結主知猶懇辭上面
諭自卿初對朕已識卿乃拜命首疏論儲嗣紀綱人
材為國家命脉反覆數百言又乞救民饑寬民力遷
左司諫奏抑內降保直臣罷外戚授官因奏事乞歸
上曰留卿主臺綱即當異擢遷中侍御史奏今日
根本之慮一曰惜名器二曰惜財力三曰惜民命四
曰惜天時不可以有警則畏無警則玩尋監省試魚
知貢舉遷侍御史因侍經筵御筆大書教忠等字賜
之周易徹講錫衣帶鞍馬及賜詩皆異寵也大有獻
備逸三策薦浙東憲臣蔡杭可大任遷右諫議大夫

辭除刑部尚書累辭御筆云卿性質醇雅議論和平
擢之大常伯職之大司寇所以示優寵也朕之待卿
有加無替大有力以母病辭除寶章閣學士知溫州
上又批諭云朕之用卿以其中和又云朕之念舊難
釋眷懷大有不獲已奉母之官未幾丁母憂感疾終
于家年四十七遺表聞上為不懌者累日大有出入
館閣言路凡十餘年前後敷陳百二十餘奏皆士論
所歸但其排擊程公許黃師雍年子才諸人議者不
以爲然

出懷終
志等書

葉顯傳第二十四

卷之六

龔茂良傳第二十五

龔茂良字實之紹興八年登進士第爲南安簿邵武
司法父母喪哀號擗踊鄰不忍聞調泉州察推以廉
勤稱改宣教郎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累遷吏部
郎官張浚視師江淮茂良言本朝禦敵景德之勝本
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致疑願仰法景德之斷勿為
靖康之疑除監察御史江浙大水詔陳闕失茂良疏
曰水至陰也其占為女寵為嬖佞為小人專制崇觀
政和小人道長內則愴腐竊弄外則姦回充斥於是
京城大水以至金人犯闕今進退一人施行一事命

由中出人心譁然指為此輩臣願先去腹心之疾然後政事關失可次第言矣內侍梁珂曾覲龍大淵皆用事故茂良及之遷右正言會內侍李琦沒贈節度謚靖恭茂良諫曰中興名相如趙鼎勲臣如韓世忠皆未有謚如朝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之心今施於琦為可惜竟寢其謚嘗論大淵覲姦回至是又極言之曰今積陰弗解滂雨益甚熒惑入斗正當吳分天意若有所怒而未釋二人害政甚珂百倍上諭以皆潛邸舊非他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事翼日乃疏言唐德宗謂李泌人言盧杞姦邪朕獨

不知何耶泌曰此其所以為姦邪也今大將覲所為
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
疏入不報即家居待罪章再上除太常少卿五辭不
拜除直秘閣知建寧府自以不為群小所容請祠不
允上後知二人之女既逐于外起茂良廣東提刑就
知廣州即番山之址建學又置番禺南海縣學既成
釋奠行鄉飲酒以落之城東舊有廣惠菴中原衣冠
沒於南者葬之歲久廢茂良訪故地更建海會浮圖
敢寄暴露者皆揜藏無遺召對崇政殿左丞相陳俊
卿欲留之右丞相虞允文不樂會俊卿亦罷除直顯

謨閣江西運判兼知隆興府上以江西連歲大旱知
茂良精忠以一路荒政付之茂良戒郡縣免積稅上
戶止索逋發廩賑贖以右文殿脩撰再任疫癘大作
命醫治療全活數百萬進待制敷文閣賞其救荒之
功召對奏潢池弄兵之盜即南畝負耒之民今諸郡
荒田極多願詔監司守臣條陳募人從便請耕民有
餘粟雖驅之為寇亦不從矣除禮部侍郎上亟用茂
良手詔問國朝典故有自從官徑除執政例明日即
拜叅知政事奏事賜坐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叅政
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上從容曰自今諸事毋恤私

若鄉曲親戚且未湏拔引朕每存公道設有誤
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
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容迹見於外請詔有司刊
定七司法淮南旱茂良奏取封樁米十四萬委漕帥
賑濟或謂救荒常平事今遽取封樁米毋乃不可茂
良以為淮南咫尺敵境民久未復業饑寒所逼萬一
嘯聚患害立見寧能計此米乎他日上獎諭曰淮南
旱荒民無饑色卿之力也潮州守奏通判不法得旨
下帥臣體訪通判茂良鄉人也同列密以省吏付棘
寺推鞠欲及茂良奏事退同列留身出獄案進上茂

良不知也上厲聲曰叅政決無此茂良遜謝不復辯
葉衡罷上命茂良以首叅行相事慶壽壽禮行中外覲
恩茂良慨然嘆曰此當以身任怨不敢愛身以弊天
下若自一命以上覃轉不知月添給俸與來歲郊恩
奏補幾何將何以給宣諭獎用庶退茂良奏朱熹操
行耿介屢召不起宜蒙錄用除秘書郎群小乘間譏
毀未幾手詔付茂良謂虛名之士恐壞朝廷熹迄不
至錢良臣侵盜大軍錢糧累數十萬茂良奏其事手
詔令具析俄召良臣赴闕駁駁柄用其後茂良之貶
良臣與有力焉茂良之以首叅行相事也踰再歲上

亦不置相因諭茂良史官近奏三台星不明蓋帝艱
其選耳淳熙四年正月召史浩於四明茂良亦覺眷
衰因疾力求去上曰朕以經筵召史浩卿不須疑時
曾覲欲以大資祿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
補格法繳進覲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
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曰叅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
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上諭覲往謝茂良正色曰
叅知政事者朝廷叅知政事也覲慙退上諭茂良先
遣人於覲衝替而後施行茂良批旨取賈光祖輩下
臨安府撻之手詔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上使人

宣諭委曲令繳進手詔且謂卿去雖得美名置朕何地茂良即奉詔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附魯覲者也中書舍人林光朝繳奏不書黃遂補外茂良力求去上諭曰朕極知卿不敢忘欲保全卿去侯議恢復卿當再來是日除職與郡令內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謝廓然因劾之乃落職放罷尋又論茂良擅權不公矯傳上旨離斷賈光祖等罪遂責降安置英州父子卒于貶所覲與廓然死後茂良家投匭訟寃遂復通奉大夫周必大

獨相進呈復職上曰茂良本無罪遂復資政殿學士
謚莊敏茂良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事
或謂覲密令人誅之云若論恢復必再留茂良信之
廓然論茂良亦以此為罪茂良沒數年朱熹從其子
得副本讀之則事雖恢復而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
猶平生素論也深為之嘆息焉拙齋史弟史良友良
皆進士子晏最皆升朝最值史彌遠當國修先世故
怨屏不用最亦安於退處最後除知汀州不赴孫魯
堪頌等皆殖學有名云

忠事述

龔茂良傳第二十五

鄭僑傳第二十六

鄭僑字惠叔興化縣人唐右散騎常侍兼侍御史積
之後也僑初上禮部為舉首與兄萬卿同升及自太
學再薦第僑亦貢于鄉乾道五年廷試進士有司奏
僑策居第二孝宗覽而異之擢第一簽書鎮南軍節
度判官歲游飢佐帥守講求荒政凡數十事後以為
法轉著作佐郎兼國史實錄院屬官吏部司封介然
以靜重自守不一至執政之門以左氏春秋侍講東
宮為陳大義而尤拳拳於父子君臣君子小人之際
請外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振綱剗弊不嚴而肅

淳熙八年淮浙歲凶遴選常平官孝宗以淮東昔處宗室貴戚多不得人必擇一士為之僑方丁內艱未終禫而命下服除過闕奏事首勸孝宗責躬求言遂請米得四萬石以繼常平之乏既入境宣布上意令民皆知有恃以活而無轉徙之思倒廩勸分增廣諸郡舉籍循行州邑損益其未盡善而督課其不如法淮盜賊入甲天下歲久積弊本錢益股所負數十萬亭戶重困先之以身弊蠹自除踰歲所給累三百九十萬緡疲瘵以蘇濬治漕渠五百餘里凡所罷行一於使人利物孝宗詢知僑風績召欵以為言官數對

宰輔問其來期僑以有妻之喪累丐祠未幾復提舉
江東入為禮部郎中兼太子侍講天少雨應詔上封
事孝宗以僑言面戒大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終喪
之制僑與聯事者參稽古今以求其當時孝宗在德
壽宮大臣欲先表請還內又表請聽政者僑曰喪不
離次禮也今雖不克如古詎可專以此請第以聽政
為詞則意自及之矣除起居舍人館伴金帛祭使奏
言陛下追復古制欲縞素三年而弔者不易服請詰
之孝宗曰夷狄禽獸何足與爭於是太子參決啓擬
官僚孝宗曰鄭僑自好故遷侍從者皆罷魚職而僑

獨以太子請留為左庶子尋又兼權給事中適婉容
陳氏父以墨詔遷官僞封還之孝宗為寢其命殿前
副指揮使郭棟交通值貨朝無敢言僞因其進秩及
于請數四論格嘗直前奏事孝宗曰卿屢獻忠讜朕
甚開納遷中書舍人六押制勅悉由僞手訓詞有體
天下誦之差克金國賀正使至則虜王已寢疾其下
匿不以告將入門宣徽使傳言感冒未能視朝令使
人就東上閣門進書於是館伴使十餘輩趨入僞捧
書屹立徐曰東上閣門臣竊進表章之地某等恭持
皇帝書來乃於此投進他日使還復命失職之罪首

領不保不若死守以全職分虜知不可屈即密告以
其主病篤之意僑守益堅自朝至于日中聲色愈厲
久之宣徽使復來曰使人且歸館及暮復遣吏怵脅
且謂書不進何以得歸僑曰若固強我微軀且不足
顧何歸之云元日將晨傳命遣回至中山聞虜喪至
境光宗已受禪道除給事中入見光宗嘉獎他日從
官同對重華宮孝宗顧僑曰卿守節不屈舉措得宜
兼侍講修撰實錄僑在門下諫官左遷降胡建節隨
龍人醫官內侍橫息論駁不遺餘力疏姜特立之姦
罷添差總管除命權吏部尚書光宗曰卿在瑣闥所

論公正銓曹繁劇今以付卿進魚侍讀僑每以畏天
進德孝敬問學親君子遠小人開廣言路謹惜名器
脩政重令愛民節用為光宗言光宗常嚮納之先是
僑請更迭外任光宗不許曰潛藩舊人宜在班列事
有缺失得相裨補閱半載又一再伸懇除顯謨閣學
士知建寧府平決無留事以公使錢為下戶代夏輸
而力請損諸縣版帳之太重者移知福州尤以簡靜
致理罷義倉和糴之需減古田偏重之賦改知建康
府過闕召見勞問僑舉時事之大而可憂者反覆以
諫再命賜對所言益切光宗方虛副樞以待而僑竟

以直不果留至建康久旱之餘歲仍不登講求荒政
參以所宜蠲賦招商公私融廩所活甚衆召還吏部
辭不允三上祠請詔復任以畢荒政進龍圖閣學士
寧宗即位復以尚書趣召恨來之晚即日命侍讀尋
知實錄院脩撰日已晏再御書筵拜同知樞密院事
明年參知政事僑登二府愈益感奮不市恩不干舉
不立黨與不私好惡欲以清靜和平輔天子玄默之
治既而屢以疾求退寧宗亦屢諭留之又明年進知
樞密院事選將練兵討論軍實謹防邊備操執紀綱
法度以抑僥倖頃之復懇求辭位寧宗數遣使趣入

詔有司毋受章奏又還所上劄子猶請不已寧宗手
書牘尾曰忠誠重厚朕所倚毗累丐退閒殊拂眷意
且面諭以將大用甫三月再上章求退除資政殿大
學士知福州辭日寧宗猶示以復召之意僞請平國
論而無偏聽嚴邊防而無輕信移知建康府僞先已
兩上祠請及是還里固辭提舉洞霄宮三疏告老以
觀文殿學士致仕卒僞孝友端重簡澹無他嗜好平
生所為皆有常度故受知三朝見稱忠實或以僞常
板援韓侂胄指為韓黨云子守仁寅守正

出守正
等書寅

最知名

寅字子敬號宥亭僑游洋之潯陽人晚居郡城東子孫遂為莆人寅以父任補官歷知吉州召對言濟邸寃狀指斥權臣端平初召為左司郎中兼權樞密院副都承旨又請為濟邸立廟且言三邊無備宿患未除宜正綱紀抑僥倖汰冗兵以張國勢竟以執法守正出知漳州卒寅靜重博洽藏書數萬卷名賢真德秀李燔陳宓皆與為友燔嘗薦海內名士十二人于朝寅其一云

融方大集

鄭僑傳第二十六